

江南
梦

飞扬芦花

LIDONGJU
李冬菊
著

芳草萋萋，我心迷离，荻花飞处，秋露沾衣。

在那个芳草凄凄的地方，邙山之上，黄河岸边，一个男孩降生了，
降生在了这个芳草萋萋的村庄，降生在了这个秋草依依的季节。



华龄出版社

芦花飞扬

李冬菊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阎桢圆
责任印制：李未圻
策 划：书鼎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芦花飞扬 / 李冬菊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5.8

（江南梦 / 丁瑞，耿正茹主编）

ISBN 978-7-5169-0618-7

I. ①芦...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327 号

书 名：芦花飞扬
作 者：李冬菊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32
字 数：600 千字
定 价：90.00 元（全三册）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芳草萋萋，我心迷离，荻花飞处，秋露沾衣。在那个芳草凄凄的地方，邙山之上，黄河岸边，一个男孩降生了，降生在了这个芳草萋萋的村庄，降生在了这个秋草依依的季节。

刚出生的孩子大声啼哭着，似乎是从安然宁静的土地上被剥离出的一粒种子，在对境遇的突变大声抗议；又好像是从枝繁叶茂的大树上飘下的一片绿叶，因不知所从而惶惶不安；更抑或是冥冥中早已知道自己是领着一份苦难的宿命，这一生就是为了经历各种磨难而来，所以大声地呐喊。孩子的哭声是那样的响亮，在冷雨潇潇的黑夜里穿越着，与疏疏密密的雨点碰撞着，既像是一种肆意的宣泄，又像是一种倔强的生命宣言。

男孩出生的这个年代，并不太平，时值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名为民主共和，实则群龙无首。多方势力各执主张，中华大地正处在军阀割据的前夜。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党的领袖，以三民主义赢取民心，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基础不实，政令不通，临时政府犹如空中楼阁。经费筹集困难、军力难以补充，最终在敌对势力的重重施压下临时政府不得不易手他人。作为二传手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

桂冠的袁世凯，也并没有把江山坐稳，由于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讨袁浪潮波涛汹涌。兵戎相见寻常事，你争我夺难相容。泱泱大国在袁氏麾下共而不和。

外面纷纷扰扰，战事频仍。但这个深居中原的李家凹村，在古城洛阳的边缘之上，还不曾受到战火侵扰。远离京城，远离新锐汇集、龙虎相争的沿海城市，封闭中却存有一份难得的安平。村子保存着古朴的传统习俗，村里沿袭着传统的男耕女织，日子维持着田园生活固有的恬淡与安宁。

男孩降生的那个家庭，还算是一个富裕的人家，男主人老实本分，没有多少心机，守着祖上传下的四百多亩薄地，家业并不是很大。家里有一个帮工，是村里的一个本姓人，帮着打理家中耕地的春种秋收。

这是一个并不很大的村子，处在洛阳盆地的盆沿之内。在洛阳城这个典雅富丽的大花盆内，村子就像一笔淡淡的装饰，在缤纷艳丽的色彩中静静充当着陪衬的角色，既不起眼，更不炫目。村中居住着几十户人家，都是纯朴善良的庄户人家，村中大多数姓李，正应着“李家凹”村这个村名。这个中国北方的村子，由于邻近城市，虽然没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空蒙淡远，但是却有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园生活常态，平和宁静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和睦纯朴的民风民俗，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赋予了人们淡泊平易的心态，这个镶嵌在邙山黄土丘陵漫坡阶梯上的村子，离城并不很远，从村边一路下坡，大概有五六里地的路程，就到了城里。村北几里，是孟津县界，滔滔黄河从北面盘绕而过，昔日八百诸侯会盟津渡的波澜壮阔，在会盟台前的风尘仆仆中，依稀可见，西周文化遗下的古迹像点点散落的珍珠，稀疏地散布在津渡之间。村

子并不闭塞，傍晚站在村边，放眼南望，远处城中万家灯火尽收眼底，微风拂过，似乎还带着几分城中的驿路风尘。

相对于城市的忙碌和喧嚣，静卧山野田间的乡村在感觉上给人一种闲云野鹤般的放逸，荒冢野草外，桑梓掩映间，轮廓分明的村落犹如玉蚌含珠，一派清和娴静。夜色中，村庄恰似一个宁静的湾泊，丝丝轻风携着阵阵清凉像是从星辰间辗转而来，带着冰清玉洁的气息；柔柔月光，像是从天而降的纱帐，抵挡过滤着昼与夜之间的浮躁，筛滤出夜的细柔；逡巡来去的清风就像跳动的精灵，在人们酣梦的边缘来回游走着，充当着不眠之夜孤独的主角，清风拂过屋顶，如同大地母亲轻轻拂过的衣袂，小村的宁静，像轻柔宜人的绸缎，随晚风在夜色中漫卷漫舒，在人们的意念之外，肆意铺展。

洛阳洛阳，按地理位置讲是处于洛河之北，河北为阳，河南为阴，故名洛阳。但民俗中也有人这样解释，洛阳洛阳，就是太阳降落的地方，几分的牵强，几分的无稽，虽系子虚乌有却又如游丝般缠缠绵绵，在人们的意念中挥之不去，破阙而出的伊水像一条长龙，两岸青山因之成了龙之门户，有了龙门之称。龙门之上，一代女皇武则天久久徘徊，最终永远伫立在了伊龙之畔，在龙门山上作起了卢舍那大佛。但是伊水之畔，却并没有长河落日圆的落日壮阔，地域的局限影响着人的思维，联想起落凤坡让凤雏先生陨落的故事，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让有太阳之称的人望而却步。但这个地方确实收纳着无数帝王将相的遗骨，星星点点如陨落的星辰沉睡在邙岭之下，伴着后人无数的想象。孟津晚渡，霞光粼粼，邙山枕畔，暖意融融。先人的大梦氤氲在这方厚厚的黄土之间，更增添了邙山厚重的内涵，背依邙山，就像拥着一件厚厚的老棉袄，让人有一种温

暖的依靠，这种依靠就是一种对文化的信仰和对文明延续的期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厚重的文化和卓越的文明。在人们固有的意念中，这个地方始终都被傍晚的太阳环绕着，温暖恬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盆地，就像是盘古开天地时特意留下的一个供太阳歇息的地方。脱下一身金甲的太阳在这里落下，这里自然就成了一个平和安详的仙居之地。正如人们的想像，这里历来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无论多大的火气，到了这里，都会像太阳落下一样失去所有的锋芒；身居中原腹地，所有的杀气到了这里也都成了强弩之末，四围环绕的山岭也起到自然防御的作用，把一切侵害都抵挡在了壁垒之外。所以这里是一片不乏温和的太平之地，也是一片烟火味纯正的生息之地。

李家是村里的世家，自从祖先移居迁徙到这里，在荒漠的沟沟凹凹处开辟出一片片耕田，他们就世代繁衍居住在这里，与这片土地紧紧相依。邛山养育着他们，邛山沉淀、渗透出的文化也影响着他们。受古城文明的熏染，简单朴实的农家生活中时时看得见儒家传统文化与礼仪道德的痕迹。五千年文明的熏陶影响着这片土地，更影响着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传统的礼仪道德约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乡邻间礼仪相持，民风淳朴。

让这里名闻天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千年古城，更因为一句“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民间古话。高居于城市之上，抚摩着帝都之上的一片青天，厚重的邛山在敦厚中不失清越的灵气。道家鼻祖老子曾经修炼的上清宫、青牛观就在山上东去几里外的地方，洞天福地，翠云清风，灵气逼人。被尊为太上老君的老子，让这里多了一道神秘色彩，让人揣度，紫霄宝殿上的五彩祥云，不知和上清宫中飘出的袅袅香雾有没有一丝的牵

连。长眠在邙山怀中的帝王将相，会不会在太上老君的接引之下，转身已成了天宫中的天兵天将。令帝王将相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莫非真的掩藏着通天之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并不算高的邙山，因为怀中沉睡的帝王将相而显得厚重不凡。厚厚的黄土层，就像横在天地间的一床锦被，温暖着先人们的千年大梦。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是一种完美的人生梦想，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一旦百岁后，相与归北邙”，但他最后并没有葬在北邙，北邙山上，除了皇亲贵胄，更多的还是叶落归根的北邙人。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是一种人生向往，但是对于生在北邙，流落他乡的北邙人来说，他乡街头，听到这么一句“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不知会不会是一种锥心之痛。总有一些生命，走在人生飘零之中，就像被吹落的叶子，在漫无方向的风中飘浮不定。飘落，浮起，再飘落，再浮起，飘飘浮浮，起伏不定，一次次被命运抛弃，一次次又重新矫正自己，当再次埋下根基的时候，又被呼啸而来的狂风不由分说地再次卷起，生命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挫折中被消耗尽净。随风远飘，当人失去根基时，又如何做得了自己的主人？人世辛酸，白云苍狗，让人不禁发问，滚滚红尘之中，谁为来者，谁为去者？穹顶云檐之下，谁为游客，谁是主人？

厚重的邙岭，在洛阳城上，既像是一座高高的门楼，又像是一座巨大的牌坊，它收藏着洛阳繁华的历史，标记着这座城市的不同凡响。邙山之北那奔腾的黄河更像是一条巨龙，把曾经的历史重重地压在身下，让人不可轻易翻阅。“邙山远眺”是洛阳历史上有名的八大景之一，站在夜色之中，沐着轻轻晚风，远处明灭的灯火讲述着一个个尘烟故事，欢乐化作云烟，

辛酸碾做齑粉，多少往事，都被收入历史的巨囊之中，在岁月的冲刷中烟消云散。背靠邛山，让人在放眼远望中更多了一分深沉的思索。

年年秋风，黄土地上荡漾着寄托和希望。一垄一垄的庄稼，把丰收的期待拉得很长，希望比种子更有生命力，它们在庄稼人的心上一茬一茬地生长着，使得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不停地挥洒着汗水，生生不息。

李家男孩的降生，给男主人带来了初为人父的喜悦。男孩出生在虎年，因为希望他像小老虎一样结实健壮，就取了个小名叫老虎。小老虎的到来，给那个小小的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他就像一个挥动着翅膀的天使，给男主人带来了香烟有靠、后继有人的希望，把吉祥如意撒在那个小小的院落之中。看着可爱的孩子，原本对生活并无太多奢求的男主人，眼中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完美无缺。

秋去春来，小院之内荡漾着温暖的阳光，桃花开了，梨花谢了，脱去棉衣的孩子在院内跑动着，把快乐与希望播撒在春风中的每一个角落。女主人更像是暖暖的阳光，照在院中，绚丽了春花，温暖了秋月，也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

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流过，日出东山，月上西墙，琴瑟淙淙，无波无澜，原本以为这样下去，就是平淡无奇的人生、也是天衣无缝的生活了，但命运的安排，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它似乎总是不肯轻易地把顺风远航的幸运赐给人们，总是在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埋下暗礁和羁绊，让人在一路顺风中突然感受到挫折和波澜，看似完美无缺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就被撕开了口子，峰回路转之间，一抬眼的工夫，曾经的一切都变了摸

样。小老虎三岁的时候，年轻的母亲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西去。母亲的去世，让父亲感到手足无措，更让老虎幸福的天空塌下了大半边。幼小的孩子，未谙世事的眼睛还不曾看清世间的美好，就遭遇了命运赐予的第一次磨难，那个温暖的怀抱就像躲迷藏一样，一下子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幼年丧母，人生三不幸之第一大不幸，在懵懵懂懂之间就和他撞了个满怀。

幼小的孩子第一次沦入到人生的磨难之中。牵他走路、揽他入怀的那双手不见了，哄他入眠的摇篮曲没有了，耳边爱怜的呼唤消失了。阳光明媚的世界一下子进入到了一个无法唤醒的凄凄冷夜之中。情感断炊、生活失恃，头顶上小鸟欢快的鸣叫不知什么时候悄然隐去，明朗的天空变得暗哑而沉闷。

太阳一天天如期而至，孩子的世界却在暗夜的阴冷之中嘈嘈切切，无法与温暖同步。赐万物生命的太阳啊，它把一天的能量透过东方的晨曦传送给大地，让大地像用足了料的马儿一般驮着快乐的人们从东跑到西，人们的欢笑染红了西天的红霞，却总有人因搭不上快乐的班车而被遗忘在阴暗的角落。大地的背上永远承载着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太阳把希望赐给了大地，却照不到阴翳遮挡的角落，照不亮有些人的生活。失去母亲的老虎就像一株背阴而长的幼苗，母爱的缺失让他承受不来自大地的欢乐。生活的变故让幼小的孩子感到不适与焦灼，就像被投到了一个四顾茫茫、无人应答的荒野，他由往日的掌上明珠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人眷顾的弃儿。

对于命运的遭遇，懵懵懂懂的孩子全然不知缘由，他就像一只陷入泥潭的无助的羔羊，等着有人牵他走出困境，他拉着父亲的手，不停地摇晃着，期望着在摇晃中摆脱困惑与焦灼。这是孩子的一种习惯动作，需求时摇父亲的手，不安时摇父亲

的手，拉着父亲的手，在摇晃之中就会晃掉所有的不适，实现心中的愿望，就会得到安全与保护。在孩子心中，曾经的父亲，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啊，拉着他的手，在摇晃之间，心结就会被一一打开，风拂杨柳般换来轻松愉悦。可是如今，任凭怎么晃也晃不掉心中的不适，身后的焦灼就像尾巴一样粘在身上，让他无法摆脱。没有了母亲，父亲怎么也变得陌生起来了呢，孩子拉着父亲的手不停地摇晃着，希望能像往日一样，在摇晃之间，那把封堵着愿望之门的大锁会再次松动开来，让他实现心中的愿望，让母亲的慈爱再次环绕身边，但一切都变得艰涩起来，一切又都好像是徒劳一般。渴望的温暖在父亲身上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孩子想回到母爱当中，母爱是什么？母爱就是一个屋檐，遮挡着风雨、遮挡着烈日，永远保持着与体温一样的安谧与平和。他向父亲的手中乞求着，乞求着摆脱焦灼，但父亲手中那条感情的通道好像已经短路，再也难以把他送达往日那风和日暖的境地。父亲像不懂他的需求似的，面对哭闹的孩子，父亲抱起他、哄着他，父亲半握着双手用以往的游戏取悦着他，“公鸡头、母鸡头，你说果果在哪头”，以往的这种游戏，充满了欢乐，往往在一点一指之间，就拿到了糖糖、果子，就拿到了一份开心与欢乐，可是如今，游戏已没有了往日的欢乐与灵动，孩子对果果的反应也是那样的漠然，因为那些都不是他所需要的，那些都解不了他心灵的饥渴。曾经，父亲的大手让他感到神秘，父亲的双手是他快乐的源泉，父亲的手里藏着他未知却可以期待的世界，父亲的手里攥着一把满足他心中所有愿望的钥匙。可是如今，拉着父亲的手，他想摆脱焦渴的困境、他想融入一种温暖的氛围，但是他的愿望却无法得到满

足。以往每当心里起了褶皱，拉住一双手，那手就会将心中的纠结一点点抚平，让幼小的心灵熨帖而滋润，那是一双平易而温暖的手，可是如今，就像高山绝壁横在身旁，那样的安慰却再也找不到了。孩子丢失的是母爱，需要的也是母爱，但母爱却随着母亲的离去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困惑的等待变成了永久的现实，陷入的泥潭不再是偶尔的失足，而是境遇长久的转换。

由于失去母亲的挫折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他反而对父亲特别依恋起来，有时甚至是纠缠，父亲走到哪里他就要跟到哪里，他害怕被抛弃的感觉，他稚嫩的触觉似乎要从父亲身上寻回丢失的感受。没有了心灵的滋润，至少还有身体的依靠，在这种依靠中再次寻找支点吧。古人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痛苦追寻，但在孩子这里，无论“碧落”还是“黄泉”，全都集中在父亲身上，孩子没有登天的本领，更没有掘地三尺的能力，他不懂得得到与失去，更不懂得去寻找，他还处在感受世界的阶段，没有了母亲，父亲便是他所有的希望，也是他所有需求的来源。不懂得认命的孩子完全可以从命，被大石压着的小草也会寻找到阳光的方向，那就是生命成长的本能。从此以后，就踏踏实实地跟着父亲，任风吹雨打，随红尘飘荡吧。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老虎像一根霜打的草叶，承受着生活的磨难，稚嫩柔肠，过早濡化着人生的艰辛。栉风沐雨中，老虎渐渐适应了与父亲相依为命的生活，尽管没有母亲的生活缺少了温馨与色彩，但他还是伴着父亲这棵大树，顽强地生活下来。父亲也顾惜孩子，没有很快续弦。

八岁的时候，老虎被父亲送进私塾。进入私塾，告别人生

的混沌无知，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在私塾里，他接受着先生的管束，读着三字经、百家姓，听先生拉着长调吟唱“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诗句，学着识文断字，天真的童心在先生的循循善诱与同窗伙伴的顽皮灵敏中感触着新奇的世界，新生活的喜悦充填着渴求认知的内心世界。先生是一个正统的人，用心地教着孩子们。孩子们则把先生作为偶像，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先生的言谈举止。先生教孩子们唱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培养爱国热情与家国责任，也教孩子们诗仙李白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体验先贤们不羁的才情。这时的诗词可吟可唱，若听到学堂里传出歌声，细细一听，歌词多半都是唐诗宋词。

小儿郎，上学堂，先生瞩，父母望，四书五经心中记，立身处世有主张。孩子是未来的希望，父亲就像栽培树苗一样种下希望，等待着孩子将来成为继承家业的可用之才。老虎承受着家族的保护，健康地成长着。父亲因为他五六年来一直没有续弦，因为有古训“男人若有子，切莫续弦”，是害怕遇到不贤的继母，伤了孩子。如今把老虎送进学堂，父亲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也完成了对孩子的一份义务。接下来遇到热心人提亲，他也不再拒绝，开始正式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很快，老虎看到家中热闹起来，又不久，家中就来了继母。继母是一个小巧玲珑、模样俊俏的女子，只是她并没有带着多少贤德走进这个家门。这是一个严守礼仪的家族，老虎家中虽然人口不多，但在村中却是处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村中人大都都姓李，在并不久远的年代之前，大家都是同祖同宗，所以村中守着同一的规矩，那就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族规，谁都不想犯了族规受

到非议。家族中奉行着当时的社会规则，信奉“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即人际交往遵守的原则，遵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规范，守着传统的礼仪道德，族规丝毫不可马虎，有违族规的行为会被视为“出格”而受到谴责。虽然来了新人，家庭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在当时的社会风俗下，父亲乃是家庭的中心，“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嘛，在当时完全处于情理之中，继母并不能对老虎有太多的干预，由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老虎的家庭地位甚至还处于继母之上。但作为晚辈，对长辈要奉行孝道，这方面也不能有太大偏差。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维持调和着新的家庭关系，父亲要求老虎，在新来的继母面前，要谨守孝道，礼仪周全，这让老虎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不少的繁文缛节，他经常要向继母请安，就像在私塾里要向孔夫子下拜一样，以往松散自由的生活环境一下子多了一道坎儿，以前在家里无拘无束，如今在继母面前却要有所顾忌了，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尽管失去了一些自由，但老虎还是愿意接受新的约束，以失去部分自由而换来温馨的家庭环境，也不是什么坏事。父亲依然随和，但随和的外面似乎穿上了外套，平易的情感不再随意流淌，亲和的暖流不再触手可及，让他觉得些许陌生、些许失落，以往可以直出直入、舒适自由的生活环境一下子好像变得有棱有角，在私塾里学到的端方礼仪在家里有了用武之地，尽管有诸多的不自在，但老虎仍然以快乐的心情接受着，受父亲情绪的影响，他快乐地适应着新的家庭生活。在父亲的说教下，他以礼仪周全、小心谨慎地在继母那里换取着期待中的母爱，虽然已经到了民国时代，很多繁文缛节已经过时，但为了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父亲仍然让老虎守着一些礼节。继母也按照礼节，给老虎回以关心，家庭气氛

让老虎感到新鲜而兴奋。家中有了继母，再也不用看着帮佣的女人白天来了，晚上走了，留给家里一种冷冰冰的空巢一般的感觉，如今家里有了一个驻守的女人，那种冰冷空荡的感觉削减了很多，这个院子终于可以和别的人家一样，不再有什么空缺了。在老虎困惑的心中压了很久的那团迷雾，终于可以释然了。那个天天走进走出的家门，依然还是旧时的家门，但无形中夹道两旁就好像长出了簇簇春草，滋长着丝丝生气，进门时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尤其是走进家门时从大街上投过来的尾巴一样的探询的目光，更是让他莫名其妙地滋生出一种自豪，他总是委婉且带着几分骄傲地把那目光关在大门之外。和伙伴们一起玩，老虎似乎也有了一种挺直腰杆的感觉。

由于对继母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这种挺直腰杆的感觉总有点底气不足。有一次和小朋友们玩耍，由于一点争执，对方朝老虎大喊了一声——“后窑窝”，“后窑窝”是当地对后娘的一种嘲讽的叫法，一提起“后窑窝”马上就会让人想起虐待、刻薄等等一系列卑劣、阴暗的事情，这一喊顿时让老虎晴朗的心空罩上了一层阴云，又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瓢污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和这个灰溜溜的名字扯上了干系。继母和“后窑窝”此时在老虎心中还是两个概念，“后窑窝”指的是继母，但继母不一定都要称为“后窑窝”，家中的继母会不会成为别人所说的“后窑窝”呢？想着想着，老虎心中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脆弱的自尊就像瞬间坍塌的草棚，弄得心里乱蓬蓬的，似乎自己又比别人矮了一截。他极力排斥着别人的说法，但同时在内心中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疑虑、一种担心，随之对继母好像也生出了一种隔膜、一种顾忌。单纯的孩子开始留心起来，时间一长，老虎发现，继母的关注，跟别人

家的真的不一样，自己和继母中间总是隔着一道细细的缝隙，缝隙之外的继母衣冠整齐，放不下身段，感觉不到亲和的热力。继母关心，总是拘于礼节和形式，有时候感觉那关心就像一顶华丽的帽子，在头顶盘旋着，在期待的时候却落不到头上，不贴体，更不贴心。继母的关心，总是流于一种形式，继母的爱心似乎也总是遮遮掩掩、有所保留。渐渐地，生活就像脱胎换骨一样，在无声无息之间，老虎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就被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在这里，不仅体会不到母亲的温暖，就连父亲的感觉也淡如清水，以前那个可以像伙伴一样与自己一起疯玩的父亲，因为继母的原因，如今也无法走到近前，与父亲耳鬓厮磨的那种感觉没有了。那一开始让自己满怀期待的继母，似乎与自己并无多少关系，而且因为继母的到来，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好像也疏远了很多。用父亲的话说，就是“长大了，该懂事了，不要老缠着大人”。老虎接受着父亲的说法，更多地让自己独立起来。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对“独立”的理解或许就是离父母远点，既然在父母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就到外面去寻找自己的世界吧。反正已经不是需要整天缠着父母的年龄了。

父亲的注意力转移了，老虎的注意力也转移了，学堂的吸引力似乎更大了，在学堂里除了先生管束严格之外，同窗伙伴的相处是快乐的源泉。放了学，老虎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在外面跟小朋友们玩耍实际上是最快乐的事情，一同融入大自然中，突发奇想的他们甚至可以玩到天边去采上几片云彩回来，没有心思的孩童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他们一走进自然马上就像回归了本源，不用放下行头，不用脱下衣衫，马上就与自然融为一体，似乎他们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父母

的疏远也放开了孩子的天性，在失去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春天，和小朋友结伴流连在春风之中，折柳枝、戴柳帽，拧柳笛，舞柳絮，丽日晴阳，流连忘返；夏天到果树下捡果子，粘知了，清溪潺潺，蝉鸣嘶嘶。在大自然中盘桓逗留，更多地培养了老虎淳和自然的天性。大人有大人的生活，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孩童的世界更加精彩，只要到了家里，有饭吃，有觉睡，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自古以来就有“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说法”，像草的孩子无人关心，无人呵护，自生自长，有了继母的老虎算什么呢？其实老虎更像一棵树，草任人践踏，而树则是任人攀折，好在处在一个乡里乡亲、同宗同族的环境中，民风淳朴，族规严明，老虎并没有因此受到坏的影响，倒是更多地体会到了来自他人的善意与关心。没家的孩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缺少关爱的孩子惹百家怜、众人疼，老虎常常得到婶子大娘们嘘寒问暖的关怀。家里虽然来了个继母，填补了家中的空缺，但老虎感觉继母关心远不如婶子大娘们的关怀温暖、贴心，他是在婶子大娘们的眼皮下长起来的，吃过大娘们做的饭，穿过大娘们手缝的衣。家中的继母给不了这种平易自然的关怀。对新来继母的那种陌生感，不是很快就能消除掉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家中的温暖虽然也能像阳光一样从父亲身上薄薄地反射到继子身上一些，但相对于因此而失去的父爱来说，则显得得不偿失，在家中，老虎感受不到阳光照在心上的温暖，倒是常常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在外面，老虎不时会听到婶子大娘们关切的询问，问继母对他好不好，偶尔也听到人们对继母的议论，看到异样的目光。家里家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缺少温暖的家，更像是驿站，而外面的世界，则是